



葡語作家叢書

16

文學系列



多明戈斯·蒙特羅

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翻譯：孫成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2.45
5

les, 7 hũ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as Adantes, 7 hũa
ico, 7 hũa Elerigo.
ay 7 amay donos
oy o Par
nie feito
entrão
em nob
molber



I552.45

D95

多明戈斯·蒙特羅

評介：林寶娜

惡與善及

其它小說

翻譯：孫成敖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澳門文化司署

Título: O Mal e o Bem e Outras Novelas

書名：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Autor: Domingos Monteiro

作者：多明戈斯·蒙特羅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6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六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中文翻譯：孫成敖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a Paula Laborinho

評介：林寶娜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7-2

葡語作家叢書

惡與善及其它小說

多明戈斯·蒙特羅 著

孫成敖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4.5 印張 90 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416-5/I • 405

惡 與 善



來人雙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那張紙，慢慢地又看了一遍。他知道，這件事對他的一生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可他不得不這樣做。不在上面簽字也許更加糟糕，然而他依然遲疑不決。

另外一個人極為耐心地鼓勵他說：

“簽吧。上面寫的內容你都可以背下來了。再說又都是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椅上，從辦公桌的另一側，用嘲諷同時又顯得慈悲的目光，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垂頭喪氣、手足無措的人。他微微地笑着，圓圓的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透過半張開着的雙唇，可以看到他的一口略有些

鋸齒形的潔白而整齊的牙齒。

“快點，”他接着說，“我非常清楚，你很難痛下決心……我同意這件事最好不讓任何人知道……啊，最好這樣！……我甚至刪去了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細節。你想知道嗎？”

他拿起放在辦公桌上的復印件，開始用一種溫和而又狡詐的聲音讀了起來：

“我，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他遲疑了一下，接着就發表起議論來，“波爾菲里奧……你的名字使我感到不舒服……波爾菲里奧……我馬上就看得出你有點與眾不同。我只喜歡普通的人和普通的名字，像若奧、曼努埃爾、若阿金。可現在卻是波爾菲里奧！”他停頓了一下，又讀了起來：

“我，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聲明如下：爲了我的私利，我挪用了屬於安古斯托·羅德里格斯先生的一萬埃斯庫多^①。由於工作關係，這筆錢是交由我保存的……於里斯本，等々等々。”

讀完以後，他又評論道：

“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先生，你看這件事……假如我是另外一個人，是你所斥責的那種自私而又兇殘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就不可能使用這樣文雅的字眼。先生，你是有文化的人，請你告訴我，不用‘偷’，而用‘挪用’這個詞，這叫做什麼修辭方式？‘婉轉’……不對嗎？可是卻有人說用詞並不重要！重要極了，波爾菲里奧先生，重要極了！請你相信，詞匯甚至比內容還要重要。假如沒有詞匯，內容將會是什麼

① 葡萄牙幣名。

樣子呢？空空洞洞，就像幽靈一樣，在我們中間胡亂翻騰，尋找它賴以存在的軀體。”他停頓了好長的時間，然後眯起眼睛接着說道，“你拿去了不屬於你的錢，並且把它用掉了。可儘管如此，由於我慈悲為懷，不說你是‘偷’，只說是‘挪用’。你看，這本來是一碼事，可用詞一變就大不一樣了。一個挪用了別人錢的人，只不過是犯了一個有限的小小過失，是可以挽回的。你將來總有一天會把這筆錢歸還，事情也就到此了結了。可是一個偷了別人錢的人，波爾菲里奧先生，那他就要加倍地償還，就要去坐牢，並且一輩子都背上了一個‘賊’字。‘偷’和‘挪用’本來是一回事，可是因為用詞不同，它的本質也就改變了。”

接着，他語氣嚴厲地命令道：

“快簽，別磨磨蹭蹭的了。”

波爾菲里奧站在他面前，依然遲疑不決。此人中等身材，年紀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從他的下巴可以看出他的任性與固執。他的眼睛近於發灰，顯得有些神經錯亂。他突然被命運之神所抓獲，儘管他身強力壯，可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襲擊卻無法招架。他知道，他必須作出抉擇，然而卻依然在苦苦地思考着。他明白，如果他簽了字，他就要永遠落入這個冷酷無情的傢夥手裏，任其擺佈。但是如果他不簽字……一幕童年朦朧而又可怕的情景浮現在他的腦海裏，使他不寒而慄：緊貼在鐵柵上面的一張男人的臉和他那隻揮動着的蒼白的手，“跟你爸爸說聲‘再見’，孩子，跟你爸爸說聲‘再見’……”他記得當時他說了聲“再見”，同時還記得母親抱着他，嗚嗚咽咽地抽泣不止。後來，他又見到了這個人躺在

病房裏，鬍子老長，面孔消瘦而骯髒。這個房間很大，有好幾張牀，上面都躺着人。房間的盡頭，有一扇大窗戶，上面也安着鐵柵。窗子外面是一排成梯形的屋頂，透過窗子，可以看到天空，一條河以及河對面的小山。“孩子，你看船玩兒去吧……”他跑向窗口，讓母親一個人留在那個人的身邊。那個人跟母親講了很多話。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爸爸，但是他幾乎記不得曾在家裏見到過他。他的眼睛望着河水，耳朵卻在仔細傾聽着。爸爸媽媽講的話猶如從水面上掠過的船兒一樣……有時候他能聽到一句話或是一個詞兒，可卻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其中有一詞兒他永遠銘記在心裏了：“不公平！”這個詞兒爸爸說過很多遍，媽媽也像回音似的一個勁地重複着“不公平……不公平！……”

這個詞兒一直主宰着他的一生。他最後一次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母親一直沒有讓他離開牀邊。父親抓着他一隻手，握在自己的兩隻手裏。父親更加憔悴和骯髒不堪了，慘白的臉上長滿了長長的栗色鬍鬚。這個人使他感到害怕，又使他產生憐憫之情。時至今日，每當他想起這個人的時候，依然感到這種憐憫之情。現在他清楚地意識到，他所以感到痛苦不是爲了自己，依然是爲了那個瘦骨嶙峋病魔纏身的人，彷彿那個人的命運又無情地延續到了他的身上……“魯伊莎，不要把孩子再帶到這裏來了……”這是他記憶中父親的最後一句話。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父親後來就死在獄中。想到這裏，波爾菲里奧不禁渾身顫抖。不，他不想死在獄中……但是，在簽字之前，他還是決定作最後一次努力。波爾菲里奧明白，有些時候，有理是

毫無用處的。可是也有些時候……有的人不會因為惻隱之情而心軟，卻可以被明明白白的道理所說服。他面前的這位先生正是個極為明白的人。

“羅德里格斯先生……”他開口了。

羅德里格斯非常好奇地望着波爾菲里奧。他的捉摸不定的微笑使波爾菲里奧增添了勇氣，但他眼睛深處的某種冷酷神情又使波爾菲里奧遲疑不決。“毫無用處。”波爾菲里奧心裏想道。然而，一種以理服人的信念促使他又接着講了下去：

“羅德里格斯先生，”他重複道，“你很清楚，我並沒有挪用任何錢……”他停頓了一下，期待着對方表態同意。羅德里格斯繼續用一種毫無表情和十分沉靜的目光望着他。波爾菲里奧更加不安了，他接着說了下去：

“即使我承認挪用了，你也完全清楚，我這樣做不是爲了我自己……你同樣也很清楚，如果你不是在預定日期之前就要提取這筆款子，到期我是會歸還的。”

他停了下來，似乎把一切都已經講完了，他像一個剛剛爬完陡峭階梯登上頂端的人，臉上露出了疲憊的神情。

羅德里格斯打量着他，眼睛深處隱隱約約流露出一種嘲諷神情，同時又顯出還在等待着再講點什麼。

波爾菲里奧內心極為慌亂。他感到還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尚未講出——這正是羅德里格斯所等待的。但是他不能而且也不會講。沉默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大牆橫在兩個人中間。一分鐘過去了，又一分鐘過去了。羅德里格斯還在等待着，一點也不着急，彷彿因爲預感到對方將會極爲苦惱而十分開心。過了一會兒，爲了有意讓波爾菲里奧把話講下去，他終於張

口了：

“所以……”

波爾菲里奧幾乎是以一種感激的心情望着羅德里格斯：“果然如此。你已經明確了前提，只差得出結論了……正是這樣……”

“所以……因為事實上我並沒有挪用……另外，我所以這樣做也並非是爲了我自己，所以我不能……”他遲疑了一下，尋找着恰當的字眼，“在一個與事實不符的供詞上簽字。”

他感到鬆了一口氣。他總算把該講的話全部講出來了。餘下來的事——不簽或是簽，如果對方硬要他簽的話——都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一個人所特別希望的是自己確有道理並且能證實這一點，儘管他不能享有由此而應該得到的好處……

“波爾菲里奧先生，”羅德里格斯慢吞吞地說道，“如果不是我想聽聽你講話，我完全可以避免這場毫無用處的爭論。我一直很喜歡辯論，雖然看上去好像並非如此。只不過我要求的辯論應該是高水平的，然而你的爭辯並不是這樣……你沒有挪用我的錢，你是這樣說的吧？那麼這筆錢在哪兒？自從我發現你挪用了錢，已經過去好幾天了，怎麼你還不能歸還呢？”波爾菲里奧剛要開口申辯，羅德里格斯又接着講了下去，“你不用開口，我知道你要講什麼。我是在規定日期之前要求提取這筆錢的？我同意……可你不是銀行，我不是把錢定期存在你那裏的。這筆錢只是由你保管，我什麼時候想要，你就必須什麼時候給我。所以，在這張寫好的供詞上，有兩點是有根據的，是絕對無法爭辯的：第一，你挪用了我的錢；第二，這筆錢是由你保管的。現在我們再談第三點，這一點恰

恰是你最難承認的，就是：你是爲了自己才挪用這筆錢的。”波爾菲里奧又要開口申辯，但是羅德里格斯仍然不讓他講話。“你講也沒有用。我已經知道你要擺出什麼理由，可這種理由實在太不值一提了……你自己沒有使用這筆錢，可這一點並不能使這件事的本質改觀。對一個像你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你所追求的恰恰是要做出一件慷慨豪俠的事，其中內含着風險和犧牲。這樣一來，你就可以爲你的這樣一種信念提出證據，即你的靈魂是高尚的。除此之外，波爾菲里奧先生，你還有什麼更高的追求呢？你想，是你拯救了一條生命，儘管用的是我的錢。這不正是你所追求的嗎？如果我原諒了你，不迫使你在這張供詞上面簽字，你通過犧牲自我以實現自己的全部追求豈不就落空了嗎？因爲這樣一來，拯救這個人生命的就成了我了。更有甚者，這將會使你的名譽掃地，因爲你並沒有承擔這一行爲的責任。當然，這也就使這一行爲的偉大之處黯然失色。不，波爾菲里奧先生，我不能這樣無情地剝奪你應該承擔的責任，正如我不能剝奪自己可以把一個像你這種類型的人永遠掌握在我的手裏所感到的快樂一樣……”他突然粗暴地把語氣一轉，厲聲喝道：

“簽字！”

波爾菲里奧·貢薩爾維斯的抵抗至此全部垮臺。他感到，他就像一塊木頭被湍急的河水捲走一樣，不得不任憑命運的擺佈。他不再感到痛苦，必須作出決定這一事實反倒使他心情坦然了。現實從來沒有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壞，而他早已設想過種種可能的不幸。他沒有再看一遍供詞的內容，就用一隻堅定的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遠處響起了報時的鐘聲，城市的喧鬧聲此刻也開始從窗子的縫隙中傳進房間。波爾菲里奧已經恢復了自制，彷彿剛剛從一次長途跋涉中歸來似的。

羅德里格斯迅速地朝那張供詞瞥了一眼，然後把它放到辦公桌上。接着，他望着波爾菲里奧，假作仁慈地對他說道：

“至於那筆錢嘛，小事一樁。我會提供一切方便，使你還清這筆錢。我甚至不會解僱你。每個月還一百埃斯庫多，從你的工資裏扣除……你看好嗎？幾乎要用九年的時間來補償一件在一秒鐘之內所完成的事情……你看怎麼樣？人們都十分健忘，這樣辦，你至少每月一次不能不想起你做過的這件事。從道義的角度上看，我認為這樣辦好極了，你不這樣認為嗎？這是一種細水長流的痛苦，可對你很有好處……”他接着用柔和的聲音補充說，“我本來不該幹我這一行，波爾菲里奧先生……我應該領導一個大的悔罪所。我確信我能夠使一批罪犯獲得新生……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波爾菲里奧先生。一般說來，這項工作全交給了那些無能而又缺乏想象力的傢夥，而想象力就是一切，一切……這一點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只會使罪犯皮肉受苦，而我卻能使這些人的靈魂受到折磨……對這些人來說，這才是拯救他們的最好辦法，最好不過的辦法了。你不認為是這樣的嗎？……噢，你還沒有表示你是否同意以這種方式來歸還這筆錢……每個月還一百埃斯庫多，你看如何？”

羅德里格斯的話在波爾菲里奧的心裏迴響着，就像一顆不斷受到鐵錘擊打的釘子，越來越深地紮進了他的心窩。

他沒有領會或是不願意領會羅德里格斯話裏的含義。他

感到窒息，他需要盡快地離開這裏。所以，他竭力裝出平靜的樣子，說道：

“我已經簽了字，我對一切都表示同意。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你當然可以走，”羅德里格斯假惺惺和緩地回答道，“你當然可以走。不過我希望你留下來，這對你是有益的，甚至是很有益的……”他用力地強調了最後的一句話，使波爾菲里奧意識到，這乃是一個命令。波爾菲里奧很想拒絕，可是又缺少足夠的勇氣。他覺得腦子裏空蕩蕩的，萬念俱灰。他甚至沒有徵得羅德里格斯的同意，就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

“好極了，”羅德里格斯十分冷靜地說道，“好極了！你坐下來，因為我們有很多話要說。當然，你所以留下來，完全是出於你的自願。我並不強迫你做任何一件事，上帝可以作證……你在這張供詞上簽了字，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可以有權胡作非為，決不是這樣……講禮貌這是件大事，你難道不這樣看嗎？這是人類的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彬彬有禮乃心靈之美德’，這句話是愛默生^①講的，此人並非完全是一個蠢才……親愛的朋友，一切都可以彬彬有禮地進行……甚至殺人！……”

“一個人侮辱另一個人，在狂怒中他破口大罵，最後給對方一槍或是一刀，於是他就成了野蠻的暴徒和殺人兇手……幾位身穿法官服的先生，坐在高高的位子上，下令執行死刑，莊嚴地把一個不幸的傢夥送往另一個世界裏去……‘你還有

① 愛默生（1803—1882），美國散文作家、詩人。

什麼要爲自己辯護的嗎？你有什麼遺願要留下來嗎？’親愛的朋友，你看這是何等的文明！……然而結果是一樣的：殺死一個人。但是這兩者之間是何等的不同！當然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殺人者用不着悔恨，用不着忍受耻辱，也用不着破壞法制。尤其是不破壞法制……人們最關心的就是法制，我親愛的朋友……請你看看有些國家如何行事的吧，波爾菲里奧先生！……那才叫懂得怎麼樣把事情辦得漂亮呢。你以爲他們是下令去絞死一個人嗎？不，先生！而是說‘把脖子懸起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多麼好聽的說法，嗯？這表明人類已經進入了高度文明的階段……”他停頓片刻，接着用溫和的聲音說道，“請你原諒，波爾菲里奧先生……我請求你留下來，並非是讓你聽我講這些事，不，先生。儘管你會感到奇怪，可是我把你留下來確實是爲了讓你聽到我懺悔……是的，聽我懺悔。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天感到需要懺悔，我的這一天已經來到了……我要你在供詞上簽字，的確是爲了把你控制在我的手裏，但這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的控制……而且不是你必然會認爲的那種……啊，決不是！不是要強迫你爲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薪水像個奴隸似的去工作，……或是強迫你做一些你所厭惡的事情。也不是因爲你講過一些使我感到難堪的事情而對你進行報復。我並非這樣的小人，波爾菲里奧先生。我所需要的是一個可靠的人，儘管他想背叛我可又無能爲力，所以我可以向他直言不諱。同時，這個人又必須很聰明，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就像先生你那樣，你明白了嗎？……對他唯一的限制就是只準聽我講話而不能開口。這個要求是很低的，你不這樣認爲嗎？……”

波爾菲里奧沒有回答。這個傢夥究竟想幹什麼呢？難道真像他所說的那樣，只是感到需要懺悔，而這種戲劇性的需要會迫使一個最守口如瓶和謹慎從事的人在某些時候徹底地揭開自己的真實面目嗎？這種狂熱的自我揭露真的是既無耻又充滿悔恨、既痛苦又富於挑戰性的嗎？波爾菲里奧多次聽人講過這種事，他在一些書中——尤其是俄國的——讀到過有關這種性質的懺悔。他也知道，一個人無法自我懺悔，他不能同時既當演員又當觀眾。儘管當事人希望如此，然而他卻不得不尋找另外的人，以便由這些人對他的行為作出贊同或是反對的表示。

波爾菲里奧的痛苦感有所減輕，他在椅子上挪動了幾下，力求坐得舒服些。

羅德里格斯盯着他，用一種既表示贊同又不無譏諷的語調議論道：

“我看你很快就能適應環境。你的確是我所需要的那種人，我沒有白白在你身上花費這麼多的心機。波爾菲里奧先生，你可真沒有讓我少費心機啊！……我一直監視着你……仔細地瞭解你的全部私生活……你是個難以理解的人，非常難以理解……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正直的好人。我同樣也是一個正直的好人。當然，我有我的行為標準。雖然我們都是正直的好人，可是在我們之間卻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所做的一切——你認為全是壞事——都有法律保護，甚至得到法律的幫助；而你，爲了實踐自己的義舉，卻不得不違犯法律……你的所謂爲人正直的觀念，波爾菲里奧先生，是極其錯誤的。”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用莊嚴的口吻說道：

“正直的好人就是那些尊重法律規定和接受通行的倫理道德的人，如此而已。如果有誰指出，在我的整個一生中，我沒有尊重倫理道德和法律所規定的行為準則，我就敢於向誰挑戰。所以，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一個完完全全的正直的好人。至於你，不管你主觀願望如何，卻是一個不走正道的人，一個心目中没有法紀的人，一個罪犯……請你原諒我這樣稱呼你，波爾菲里奧先生。我並不想冒犯你，我現在這樣稱呼稱，只不過是根據一種通行的準則而已。

“當然，這與事物的本質毫無關係，與人們稱之為‘良心’的東西毫無關係。我很清楚，良心這個東西是存在的……可它有什麼要緊的呢？當你上了一輛電車的時候，你的意圖何在？讓電車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如此而已。難道你會考慮是電使車輛開動的嗎？你會考慮到沒有誰確切地懂得什麼是電嗎？發電機的傳動帶有時會捲着一個人，使他喪命，難道你會因此而感到懊惱嗎？一個製作機件的工人掙的錢不足以養家餬口，這會使你感到不安嗎？所有這些事物都內含着不幸，而你卻從這不幸中得到好處，所以你對此也負有責任。我承認良心的存在，但是，使我感興趣的僅僅是良心本身的理性職能、它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向我們揭示事物本來面目的本領。至於良心贊同什麼和反對什麼，我是從來不予考慮的。同樣我也可以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你比我要好得多，可這又有什麼了不起？親愛的先生，人們所關心的不是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實質，而是其表現形式，如此而已。”

他又停頓了片刻，以便喘口氣，然後用顯得有些疲倦的聲音接着說道：

“這個問題我們到時候再討論。我剛才講過，爲了達到今天的這種地步，你讓我費了不少心機……事情跟你想象的不同，你不是憑自己主觀意願才如此行事的，不，先生……你就像一個小孩子，是被人牽着手走的。所以，如果你在這個問題上感到良心受到折磨——可我並不相信這一點——，那麼就請你讓它恢復平靜吧。你到我的公司工作有多少年了？十五年了吧？從第二年起，我就注意上你了。先生，你是個好職員，盡職盡責，可同時又喜歡多管閑事。你竟敢發表意見，有着自己的見解。你總力圖成爲一個公正的人，儘管這樣做有損你自身的利益。總之，在我面前出現了你這樣一個怪人，而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機智聰明、野心勃勃的小夥子我見得不少，可現在跳出了一個傑出的理想主義者。過去我還從未從這麼近的地方觀察過這類人物。正如法國人講的那樣，我必須要利用‘機會’^①。我的確是這樣做了。你還記得我任命你接替老蒂布爾西奧的位置而毫不尊重他二十五年的勤奮與獻身精神所贏得的權益這件事嗎？你還記得這件事使你在道義上感到很困惑嗎？波爾菲里奧朋友，我是故意這樣做的。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爲你更配擔任這個職務或是知識更多……相反，你的知識遠不及他。我這樣做只是爲了試驗試驗你。你還記得你對我講過的話嗎？

“‘我不能接受這個位置。我不接受損害別人利益的位置。羅德里格斯先生，你這樣做是不公正的。’

“從來沒有人這樣跟我講過話，我幾乎是求你接受我的這

① 此處原文爲法語。

個‘恩惠’。不僅如此，還必須由蒂布爾西奧本人去求你，並向你聲明，這是他自己提出來的。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可憐的傢夥！是我把他找來，嚴厲地對他說：

“‘要是你說不服波爾菲里奧接替你的位置，我就把你從公司裏開除……’

“我至今還記得他投向我的目光。不是仇恨，而是一種悲憤又無可奈何的目光，就像是一條狗，不知道為什麼挨打，但是它相信主人是有道理的……

“‘好吧，羅德里格斯先生，好吧……我去對他說……’

“他這樣做了……你以為他會指責我，或是向別人抱怨，說他成了一個不公正的事件的受害者嗎？不，先生。他現在已經死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大概已經從他的獻身精神中得到了好處……”

羅德里格斯又停頓了片刻，然後，多少有些振奮地繼續說道：

“當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自己也不很清楚。那個時候，究竟如何對付你，我還沒有任何具體計劃……也許你的理想主義使我大為生氣，所以，我想把你變成一個工具，讓你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情來，這樣，有一天我就可以對你說……就像現在我正在做的那樣。也許……”-他看了一會兒正在把兩隻手揉來揉去的波爾菲里奧，微微笑了一下。接着，他笑瞇瞇地議論道，“你看看人的本性究竟如何吧……先生你是個好人，可你現在正在那裏想，如果把我的脖子扭斷該有多麼快活……真開心呀，嗯？歸根結底，所有的人都有一種潛在的殺人意識。你不要自欺欺人，波爾菲里奧……這一點已